

阿克拜尔·米吉提作品集

评论卷

阿克拜尔·米吉提 著

AIKEBAIERMIJITI
ZUOPINJI
PINGLUNJUAN

民族出版社

艾
克
拜
尔
·
米
吉
提
作
品
集

评论卷

艾克拜尔·米吉提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克拜尔·米吉提作品集. 评论卷/艾克拜尔·米吉提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9
ISBN 978-7-105-10330-0

I. 艾… II. 艾…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②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505 号

责任编辑:古丽巴哈尔·毛拉

封面设计:孟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20 千字

印 张:12.125

定 价:24.00 元

ISBN 978-7-105-10330-0/I·2077 (汉 61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010-64212794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高橋 正樹 (たかはし まさき)

一九二〇年四月

阿部 健

一九二〇年四月

阿部



目 录

那最后的深重磨盘——读《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有感	/1
驼铃伴唱的歌——评佳峻中篇小说《驼铃》	/6
扎于心田的是无形的根——自练的小说《隘口》读后	/12
她已步入一个崭新世界	
——浅谈白族女作家景宜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15
艾傈木诺的诗	/19
一个执著创作的人	/24
二十世纪哈萨克族短篇小说选序	/29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缩影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中篇小说卷》前言	/32
读沙蠡——小说集《炸米花》序	/35
茅岩河的歌者——覃儿健散文集《故乡的河》序	/38
朗确中短篇小说集《甜笋女》序	/40
随类赋彩的苦金小说——序	/42
长篇小说《佤山魂》序	/45
《寂远的牧歌》序	/47

乘着这好运的翅膀	
——怒族作家彭兆清散文集《流动的驿站》序	/50
孙玉民散文集序	/52
《撑船记》序	/60
悉听细微的呼声——读《我到“知青办”以后》随想	/63
心灵波澜的推出——简析《采花人》	/66
呼唤理解，呼唤平和心——读小说《柳絮》的启示	/69
民族的“生”与“活”	/71
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	/73
1986 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76
1987 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79
1988 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82
三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态势	/86
关于少数民族老一代作家作品再认识问题	
——由李乔创作生活六十年学术研讨会说开去	/90
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好——关于民族文学界说之我见	/94
邓小平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99
回眸民族文学五十年	/103
民族文学处十年	/108
群众利益无小事	/113
新人是文学的希望	/115
翻译是沟通文学的桥梁	/120
讴歌时代风貌 反映时代画卷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文学》	/122
少数民族文学 歌唱美好的新生活	/128
2003 年《民族文学》作品回顾	/134

致哈萨克斯坦读者	/136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现状	/138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146
面对上帝的微笑	/150
读书漫笔	/154
生活的启示	/158
答《语文教学通讯》编者问	/161
答《曙光》主编塔佩·卡依斯汗	/168
创作，需要真情实感	/175
文学语言漫谈	/181
我的梦，我的路	/186
认识自己，认识生活，探寻新的美	/192
不要损害文学的真实性——我读《遥远的白房子》	/195
文学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关于汉族作家创作 少数民族生活题材作品的几点思考	/199
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突破汉文学的既定模式	/203
实施宪法 呼吁文艺法出台 ——从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诉讼案说开去	/208
初读张惟长篇新作《血色黎明》	/211
再现人民历史 塑造领袖形象 ——品读电影文学剧本《建国大业》	/213
关于《村情》的话题	/217
关于《文苑》的话题	/224
朝鲜族诗人金哲和他的诗	/225



走出西海固的石舒清	/227
诗人与诗	/229
沙蠡其人其作	/231
羌族作家谷运龙	/233
佤族诗人聂勒	/235
哈尼族第一代作家朗确	/238
畚族小说作家雷德和	/240
韦其麟与《百鸟衣》	/242
一个敏锐的景颇族诗人	/244
创作，是一种思想的穿透	/246
可怜天下父母心	/248
了一容，一个充满朝气的东乡族青年作家	/250
向本贵：来自湘西的苗族作家	/253
一首狩猎文明的挽歌	/256
乌孜别克族诗人泰来提·纳斯尔	/258
走出怒江峡谷的彭兆清	/260
赫哲族渔乡给了他创作灵感	/262
仫佬族散文作家潘琦	/265
因为爱而写诗的晓雪	/268
瑶族作家蓝怀昌	/271
马少青与保安族文学	/274
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	/276
五指山升起黎乡月	/279
像“花儿”那样抒发生活的真情	/281
唱响十九岁的太阳	/283
沿着河流的走向雀跃	/285
傣族作家征鹏	/288
来自最后一个走出原始森林民族的诗人	/291

消失在藏北大地最后的驼队	/293
哈萨克族小说家朱玛拜·比拉勒	/296
半屏山，一个动人的传说	/299
产生史诗民族的文学后来人	/301
诗歌的灵感之源	/303
塔吉克族文坛女杰	/306
门巴族作家多布杰	/309
铁穆尔：西部乡村主义作家	/311
绕岩穿壁走出毛南山乡的诗人谭亚洲	/313
独龙族作家李金明	/316
德昂族女诗人唐洁	/318
质朴纯真的基诺族作家张志华	/320
英年早逝的塔塔尔族作家穆斯林·纳比	/322
珞巴族女作家亚依的创作	/325
与病魔抗争的布朗族作家岩香兰	/327
只要听见故乡的歌谣，就会两眼含满泪水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	/330
多才多艺的俄罗斯族作家尼古拉·于希河	/334
不倦耕耘的布依族作家吴昉	/336
阿昌族文学奇人曹先强	/339
寻找石尚竹	/342
开掘属于她自己生活的达斡尔族女作家阿凤	/345
渴望走向阳光地带的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	/348
走出森林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	/351
从战士到作家	/354
侗族作家刘荣敏	/357
蔡测海：告别远处的伐木声而来	/360
《作家文摘·典藏》创刊词	/363



《作家文摘·典藏》卷首语	智慧和心灵的收获	/364
《作家文摘·典藏》卷首语	生命的力量	/366
《作家文摘·典藏》卷首语	走向燃起的篝火， 走向希望……	/368
《作家文摘·典藏》卷首语	一条淙淙的小溪……	/370
《作家文摘·典藏》卷首语	把每个睡醒后的 早晨都当成礼物	/372
《作家文摘·典藏》卷首语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 跟我看着一样的书	/374
《作家文摘·典藏》卷首语	世上绵延最久的……	/376

(载《民族文学》1985年第4期)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却又略带几许神秘色彩的故事。在从银洞山上流下的一条小黄蛇似的蜿蜒曲折的小溪上,曾经有过八盘水磨和一个孤儿寡母厮守的小小庄廓。这里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不过,这里也没有什么电闪雷鸣和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有的只是犹如轻风徐来中在潭面漾起的层层涟漪般浅浅的纠葛——可以说,一切都和生活本身一样平平常常而又那么自然。二十年前,金梅的丈夫死于麻疯病。从此,她便和女儿迎子奴不得不龟缩在远离村寨的小小庄廓里。八盘水磨上的磨主们虽然时常还和他们母女俩打些交道,但也毕竟是有节制和有界限的。不过,锅保和老黑同时爱着金梅,锅保的儿子昌明又和金梅的女儿迎子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同长大,只是到后来真正面临抉择时,老锅保不但自己望而却步了,而且还制止儿子继续同迎子奴相好。这一切不为别的,单为迎子奴的“阿爸是得麻疯病死下的”。尽管金梅和迎子奴去省城检查过好几次,都说她们没有麻疯病,而且迎子奴的麻疯病阿爸死了都二十年了,但老锅保认为:“将一个麻疯病人家的女人娶进家门,意味着你将在村子中被孤立,没有人和你交往,连亲戚都不跟你往来呢!”于是,生活导演出一场金梅和迎子奴母女俩的悲剧命运。迎子奴被川下一个地方成份家的人娶去了,那人比迎子奴大得多,只是因为成份高,才一直没娶上媳妇,不过,眼下迎子奴她们虽然“务劳了一处苹果园”,“还养着二百多只鸡”,可“她婆家一改变成份,又嫌她是麻疯病人的女儿了。”你瞧,“迎子奴穿得显然很好,可是原本红润、娇嫩的皮肤变得粗糙了,挎着篮子的手上不见一点光泽,仿佛还裂着细密的口子,带着常年劳作的印记,只是从她那一双美丽的眼睛中还可看出几分昔日的纯真。”而她的母亲金梅,虽说当年是个“川道里也寻不出几个”的“漂亮媳妇儿”,只因“她男人是得麻疯病死的”,谁也

不敢娶她为妻，以至如今她“脸上有了细密的皱纹，头上也看得见白发了。”

纵观全篇，这似乎又是一个老而又老的爱情悲剧小说。然而，只要你稍加留神便不难发现，作者在此潜心叙说这样一个故事，其用意并不仅仅是想告诉我们麻疯病给金梅一家造成了多大的痛苦，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而是借此故事巧妙而又含蓄地向我们揭示了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悲剧。是的，曾几何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形中形成了许多令人费解又令人望而却步的畏途。这无异于规定了小说中暗示的一个个可怕的“麻疯病”禁区。只要你稍有不慎有所接触，那么你就将承受无情的打击和被彻底孤立的痛苦折磨，从而形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这不，虽说金梅母女俩始终被锅保父子俩所爱，然而仅仅因为金梅的男人曾经是得“麻疯病”死去的，所以锅保父子才不得不强抑着心中的爱，忍受着心灵的煎熬，眼睁睁地目视着金梅母女俩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却站在一旁爱莫能助。这一切不能不让所有有感知的人看着心寒。而小说的成功之处也恰恰在此。痛定思痛，让我们在今天清醒地回顾一下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无疑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

小说中另一层含意更是别具一格。——比起那些有形的东西来说，某些无形的东西往往延续时间更为恒远，贻害无穷，也更为可怕。瞧，水磨沟里虽说曾经有过八盘水磨，如今这最后一盘沉重的磨盘眼看也要被掀去了。这一切倒都好说。尽管锅保和老黑认为电磨出的面不如水磨面香，但是电磨必将无情地取代水磨。然而，一切新的社会物质取代旧有物质的过程，并不是与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新意识取代旧意识的过程成正比的。不是吗？昌明早已是电磨的主人了，而且试图极力说服父亲要拆除这座水磨沟里的最后一盘水磨——因为有了电磨就用不着它了。可是，一旦当他面临父亲和金梅的

婚事时，就不免犯起难来，显得“缺乏冲破世俗偏见的勇气，”不知道“究竟会出现怎么样的一种结局。”可他本人曾经就是一个习惯势力的受害者。人有时就是这样，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具约束力。好在昌明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不管承担多么大压力，都要让两位老人在精神上得以解脱。”马克思说过：“最可怕的势力是习惯势力。”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没有破除，“文革”中的一些积习也已形成某种不可小觑的习惯势力。而习惯势力的体现往往是无形的——它在人的心灵世界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障碍，一个人要想摆脱它的束缚并不那么轻而易举，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如果在处于变革时代的今天，我们只注重作一些表面的社会变革，而没有勇气摆脱我们自身内心世界所受习惯势力的束缚，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时代悲剧。我想作者的用意恐怕也在于让锅保和昌明们在拆去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的同时，也能掀去那个久压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无形的沉重磨盘吧，而小说的深刻之处和独到之处亦在于此。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过去那种一味地追求歌功颂德+解释政策+民族服饰+民情风俗+异域风光的单一浅显的创作模式，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成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题材的不断多样化，艺术手法的不断更新，人物画廊的不断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注意力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停留在攫取一些生活的表象上而满足。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苦苦地思索着什么，释开了哪些疑团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不过，他们的敏锐目光已经投向正处在当今这个巨变中的大时代，和那纷繁复杂的多种人物内心世界最为隐秘的角落，以试图极力从那里窥得一些崭新的东西，十分细致地开掘出来，致力于使之成为具有时代气息的、属于全社会的艺术品，呈献在那些几乎每天都在变换着艺术欣赏口味的各民族读

者面前。他们的作品从而正在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新趋势下涌现出来的新作之一。读者不难看出，作品虽然描写的是道地的土族生活，却并没有因此囿于描写土族生活的外在色彩上，而是真正深入到既是这个民族的一员——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心灵中去，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感到那样的亲切、真实、可信，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作者鲍义志是个土族青年。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并不太长，而且土族又是一个几乎没有书面文学传统的人口很少的民族，他却能写出这样一篇颇具新意的佳作来，的确令人欣慰。当然，作品并不是无懈可击。但是，我们相信作者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一定会不断地自我完善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作者更多更好的新作问世。

1985年5月



驼铃伴唱的歌

——评佳峻中篇小说《驼铃》

倘若你不曾亲临其境体验过草原生活，那么，当你听到关于草原的传说，准会在你眼前浮现出像那首人们熟悉的歌词里所唱的那样一幅画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除了大自然赋予的迷人色彩，草原显得那样地空旷寂寥。然而，佳峻的中篇小说《驼铃》（载《民族文学》1982年第9期），却为我们描绘了草原生活的另一幅画面——作者以神奇迷人的大自然作为背景，用浓墨彩笔刻画出一群真实可亲的草原人肖像，为我们展现了他们丰富感人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也是一首歌，一首驼铃伴唱的草原人心灵的赞歌，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你瞧，在单调的、周而复始的驼铃声中，一老一少骑着一峰骆驼，踽踽行进在空寂无人的旷野上，正在向苏尼特草原进发。他们是父女俩。家住张家口的汉族手艺人张金锁，发妻早夭，续弦之妻不肯屈做膝下遗女苦妮儿——张心慧的继母。张金锁自幼离开爹娘流浪到张家口落脚。他在这里举目无亲。眼见进退维谷之际，他想起了远在苏尼特草原的一位异族同胞——牧驼人扎木苏，他正是要把心肝女儿寄养到他家去。当

“叮咚，叮咚”的驼铃声，终于在牧驼人扎木苏家的蒙古包前停止的时候，或许会让那位幼小心灵对草原萌生过太多憧憬和幻想的小姑娘——张心慧感到一丝惆怅，然而我们却正是从这里开始认识了牧驼人扎木苏一家，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苏尼特草原的人们。

牧驼人扎木苏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一次，远远看见一只罕见的野骆驼。他骑在一峰公驼上，不知附在公驼耳边讲了几句什么，拍拍公驼的脖子，公驼便一阵风似地奔向野骆驼，在家驼和野驼并辔疾驰的当儿，扎木苏一跃而起，坐在了野驼的峰间……。然而，这仅仅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作者并没有醉心于为我们讲述这样一个看似颇具特色的草原传奇，而是致力于塑造一位机智、勇敢、善良、质朴的牧驼人立体雕像。我以为作者此番苦心没有白费。不是吗？当臂戴红袖章的壮汉们押解着巴兹尔萨达副盟长，要在蒙古包前将他“批倒批臭”时，不正是牧驼人扎木苏巧设“盛宴”稳住他们，然后又组织了一场独出心裁的“擀毡大示威”，使那些不可一世的壮汉们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么。在此，作者让我们透过扎木苏“古铜色的胸膛”，看到了他那颗机智善良的心。你瞧他对张心慧是怎么吩咐的：“你端饮时留个心眼儿，给那些大喊大叫的人送饭，要笑眯眯的，记住，不给他们奶皮子、肉吃，饭上放几颗奶渣儿做的酪蛋子摆个样儿就行啦。给巴兹尔萨达送饭时，要瞪着他喊：吃吧！记住，把肉块和奶皮子放在饭底下埋住。”这里，既有他对巴兹尔萨达副盟长深沉的爱，又埋藏着对那些耀武扬威的人无限的恨。他对巴兹尔萨达的“批判”，就更加提示了他的鲜明个性——扎木苏不仅仅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牧驼人，他是一位憎爱分明，眼明心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更令人置信的是，为了让张心慧能上大学，扎木苏走进公社“革委会”办公室，从靴筒里掏出厚厚的一叠



拾圆、伍圆的人民币，放在办公桌上，要他们“不用点数，不用打条”收下时，我们发现，牧驼人扎木苏果然有他独特的斗争方式呢。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笨拙、愚钝。当然，扎木苏毕竟不是浑身长满心眼的市侩，他依然是一位质朴憨厚的牧驼人。不信你瞧，当他随着运盐驼队来到张家口，为寻一碗水喝，在小老板老婆“人尖子”面前受辱时，“在草原打猎，可以倒提起狼的后腿，一甩甩到天上”的这条好汉，出乎企望着借他的拳头收拾一下“人尖子”的那些个围观者们的意料，居然捂住了脸，“呜呜”地哭了。这正是草原赋予他的质朴本质。换上任何他人，是绝然不会这样表现的。在这里，足见作者对扎木苏的性格是把握得非常准确的。

或许因为佳骏同志的父亲在他尚未出世前就已溘然长逝，他本人一直是在母亲的溺爱中长大的缘故吧，在他笔下，流露出对于母亲——敖登高娃的细腻真挚的爱的情感，是非一般作者所及的。作者精心撷取了一系列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典型细节，把敖登高娃这位母亲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面前。当敖登高娃穿着深红色长袍从蒙古包里走出来，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她脸上并没有迎接客人的笑容，只是默默地把张金锁爷儿俩迎进蒙古包里。看着她那一副冷漠的表情，连我们都似乎受到了某种冷遇。且慢！这不，苦妮儿——小张心慧吃完一块奶皮，又伸出了小手。敖登高娃终于抑制不住，伸手把小张心慧搂进怀里，吻起她的额头和脸蛋来了。霎时，使这位失去了母亲的可怜的孩子，突然想起了妈妈。这就是母性的驱使，这就是母爱的力量，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爱能胜过母爱呢！在作者的笔下，敖登高娃正是这种母亲的典范。从她心头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的无私的爱，像甘霖一样滋润了小张心慧那颗过早失去了母爱而变得干枯的幼小心田……。渐渐地，当我们进而看到敖登高娃让小张心慧摸着自己的奶躺在怀里，通